

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約翰的靈修學史

知識的傷痕

最尖銳的靈修歷史
最耀眼的時代心靈

羅雲·威廉斯 (Rowan Williams) / 著

鄧元尉 / 譯



The Wound of Knowledge
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the New Testament to St. John of the Cross



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約翰的靈修學史

知識的傷痕

羅雲·威廉斯 (Rowan Williams) / 著

鄧元尉 / 譯

The *Wound of Knowledge*
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the New Testament to St. John of the Cross

知識的傷痕：從新約到路德與十架約翰的靈修學史

作者 / 羅雲·威廉斯 (Rowan Williams)

譯者 / 鄧元尉

責任編輯 / 梁碩恩

美術設計 / 林鳳英

發行人 / 饒孝楫

出版者 / 校園書房出版社

發行所 /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 號 6 樓

電話 / 886-2-2918-2460

傳真 / 886-2-2918-2462

網址 / <http://www.campus.org.tw>

郵政信箱 / 10699 台北郵局第 13-144 號信箱

劃撥帳號 / 19922014，校園書房出版社

網路書房 / <http://shop.campus.org.tw>

訂購電話 / 886-2-2918-2460 分機 241、240

訂購傳真 / 886-2-2918-2248

2015 年 2 月初版

The Wound of Knowledge: 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the New Testament to St. John of the Cross

by Rowan Williams

First published in 1979 by

Darton, Longman and Todd Ltd, 1 Spencer Court, 140-142 Wandsworth High Street, London SW18 4JJ

Copyright: © 1979, 1990 and 2014 by Rowan Williams

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2015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

P.O. Box 13-144, Taipei 10699,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First Edition: Feb., 2015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 : 978-986-198-423-0 (精裝)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。

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年度 |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

里程碑——二十世紀傑作選

聖經裡，上帝常常用石頭來跟我們「說話」。

雅各的石頭告訴我們耶和華真在這裡，
摩西的石頭記載著如今都還適用的法律條文，
大衛的石頭打昏的不只是巨人，還有人心裡的恐懼，
以利亞的十二顆石頭，讓他靠著上帝以一敵百，
尼希米的石頭可以蓋城牆，耶利米的石頭說預言，
哈巴谷的石頭會呼叫……。

到了二十一世紀，上帝還會用石頭來跟我們說話嗎？

里程碑書系，收集了二十世紀一百年來，
十幾顆特別有意思的石頭，
形狀各異，大小不一，
有的讓你在曲折思辨的小徑中找到出路，
有的容你於危險世界的沼澤裡，看見安全的方向，
更有的，立在少有人踏足的領域，
遙遙指向一個有待後人繼續開拓的地帶。

這是一種對過去的整理，也是一種對未來的眺望。



里程碑系列——二十世紀傑作選

已經出版

神學前沿

《擁抱神學》Exclusion and Embrace

沃弗 (Miroslav Volf) 著

詮釋學

《神學詮釋學》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?

范浩沙 (Kevin J. Vanhoozer) 著

生物化學

《小人國的生物學》Darwin's Black Box

貝希 (Michael Behe) 著

護教學

《回到正統》Orthodoxy

柴斯特頓 (G. K. Chesterton) 著

釋經學

《路加：歷史學家與神學家》Luke: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

馬歇爾 (I. Howard Marshall) 著

倫理學

《基督教新約倫理學》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

海斯 (Richard Hays) 著

《基督教舊約倫理學》Old Testa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

萊特 (Christopher J. H. Wright) 著

聖經研究

《新約與神的子民》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

賴特 (N. T. Wright) 著

《耶穌與神的得勝》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

賴特 (N. T. Wright) 著

靈修學

《知識的傷痕》The Wound of Knowledge

羅雲·威廉斯 (Rowan Williams) 著

即將出版

《復活的上帝之子》(暫譯)

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

賴特 (N. T. Wright) 著

待續……

里程碑總序

世紀末和世紀的任何一段日子一樣，各行各業動著轉著，男男女女走著跑著。不同的是眉宇間夾雜著些許興奮、些許急迫：興奮地迎迓第三個千年（從基督紀元算起）；急切地告別將結束的第二十世紀；同時，為她開列一張期末考核表。

知名期刊《當代圖書館》(*Modern Library*，簡稱ML)，慎重地端出「二十世紀最佳小說一百大」。結果引來抗議：尖刻的評論員說，女作家作品太少、少數族裔作者的傑作不受重視。

ML 隨後公佈「最佳非小說作品一百大」，同樣異聲頻頻；《國家評論》(*National Review*) 乾脆自己評選「最佳圖書一百本」。

二十世紀走了一百年，每年新書平均有沒有五萬本？整個世紀若有五百萬本智慧結晶，請問容許幾張「一百大」的成績考核單？

一張太少了，十張不算多。

來到新的世紀，校園書房出版社回顧二十世紀，起意整理前人智慧，規劃「里程碑」叢書，為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思想添加色彩。

里程碑叢書評選基督徒作家於二十世紀出版的作品（1901～2000年），評選標準為內容具有「開創新局」特質，足以引發新的研究路向者。

叢書規劃初期曾設定十六個領域，涵蓋文學、歷史、倫理、社會、神學、聖經研究和自然科學等，列舉二十八本書籍，因人力物力之限，目前暫以十到二十本為規模。

二〇〇七年首批推出《神學詮釋學》、《擁抱神學》及《小人國的生物學》等三本。書出之際，適逢校園福音團契創立五十週年，謹以「里程碑」叢書作為獻禮，祝賀校園團契再開新局。

吳鯤生（「里程碑」系列總策劃）

導讀 《知識的傷痕》

一、

這篇文章不容易寫，不容易是因為書寫的對象是羅雲·威廉斯（Rowan Williams，1950～）。這種不容易，涉及的不單是威廉斯的思考、寫作方式，更進而跟他所討論、探索的信仰相關。過去十年，就有兩本都不超過二百頁介紹他的神學的小書出版，書名足以讓我們駐足思考：威廉斯的神學是怎樣的一種神學。一本是麥克·辛頓（Mike Higon）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 *Difficult Gospel: The Theology of Rowan Williams*，¹ 另一本是班傑明·麥爾斯（Benjamin Myers）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 *Christ the Stranger: The Theology of Rowan Williams*。² 前者以艱難的福音為題，想要表明對於威廉斯來說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一直就是這艱難的福音。後者以陌生人基督為題，想要表明對於威廉斯來說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一直就是這陌生人基督。因此，威廉斯的神學，就跟「艱難」、「陌生」不

能分割開來。

威廉斯這位英國聖公會第104任坎特伯里大主教（Archbishop of Canterbury，2002～2012），無論他的出生、求學、思考、風格、神學路線，正如Robert S. Covolo所言，都是非一般的：他在威爾斯（Wales）的斯溫西（Swansea）這個另類城市出生、成長，因為患病而失去了正常的童年；在劍橋他被一個無人注意卻毫不尋常的導師唐諾·麥金農（Donald MacKinnon）所吸引，並選擇研究那非一般的俄羅斯正教神學；在聖公會的內部辯論之中，威廉斯努力再思事情，提供不一樣、爭議的立場。³對我們來說，威廉斯是陌生人，因此不好懂，這種陌生是因為他所走的路，異於常人，他的神學道路也是如此。

二、

因為陌生，所以困難。辛頓就以「困難的福音」為書名，也以之為主題解說威廉斯的神學。這個書名顯示了兩個信息，一個是威廉斯所有的著作，都可以「福音」為主題而連結起來，⁴另一個是威廉斯認為這福音是「困難」的，但是這困難首先不在於學術上的認知能力或技巧，而在於「福音」信息本身的要求：⁵

「〔……〕學術的困難不是信息本身所固有的。另一方面，福音的真正困難，其所具有的深度且攪動的挑戰，是信息本身所固有的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我們沒有聆聽這困難，我們就沒有聆聽這福音。」⁶威廉斯的整個神學探究，就是透過許多不同的領域，追尋福音的涵義，並以相應的深度與長度來查考。⁷

威廉斯的寫作方式，因為相應於其寫作的對象，所以也是困難的，但這種困難卻是敞開的（open difficulty）：「藉著複雜的論證與巧妙的結論顯示了掌握是有要求的，但原則上是可以了解的；並且藉著設定這困難是開放給任何及每一關心所講述的對象的人，〔原則上是可以了解的〕。」⁸威廉斯要探究的是一個卡爾·巴特（Karl Barth）講的奇異新世界，不單基督是個陌生人，並且信仰也是陌生的信仰。⁹那麼，相應於基督和信仰的陌生性，他的神學探究又採取是怎樣的方法？

麥爾斯提出了，那是一種「詩性」的（poetic）觀看事物的方法、習慣。¹⁰威廉斯既是歷史學家，也是詩人，既寫有 *Arius: Heresy and Tradition*，也寫有 *The Poems of Rowan Williams*，這使得他對常人不大留心注意的細節，有一種詩性的敏感（poetic sensibility），把熟悉的變成陌生的：「專注地凝視事

物，它就成了遙遠的和陌生的。」¹¹威廉斯並非要告訴我們什麼新的知識，而是導引我們注意事物的本身，我們對這些事物總是視而不見，因此他喜歡使用熟悉的宗教語言，並對其中內含的困難、弔詭（paradoxes），以及限制，梳理出來，把我們導引回到與我們言說的陌生性相遇。¹²

但是，專注上帝從來都不容易，因為雖然上帝很近，但卻是難以把握，而這種弔詭就遍及威廉斯的寫作。這是一種上帝與人類經驗之間的親密距離（intimate distance）的弔詭：道成肉身的弔詭。¹³上帝進入了一個混亂和含混的世界，祂在矛盾之中工作；上帝在我們的世界之中的自我溝通，也不是單方面的宣告，而是曲折地以死亡和復活的方式來進行。¹⁴這樣的上帝不會安慰我們或滿足我們的慾望，卻是剝去我們的幻想，把我們的宗教經驗帶到審判底下。¹⁵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神學是冒險的，是一種智性的曲折冒險。¹⁶

三、

那麼，作為威廉斯的第一本書《知識的傷痕》（*The Wound of Knowledge*）（不算他的博士論文在

內)，是怎樣的作品呢？單就這書的名稱，就點出威廉斯詩人的本色，因為「知識的傷痕」乃係威爾斯詩人托馬斯（R. S. Thomas）〈羅傑·培根〉（Roger Bacon）詩中的一個片語。威廉斯以神學小品的形式，來回應這一詩人的片語，可以說是為「知識的傷痕」作出神學的注腳。約瑟·蒙提（Joseph Monti）指出：在威廉斯心中，信仰的知識（knowledge of faith），其核心是因著上帝臨在的奧祕而負傷。¹⁷事實上《知識的傷痕》開篇第一頁就以「矛盾」、「陌生性」說到這種負傷：

基督信仰的諸般起點，在於體驗到一種深邃的矛盾。這體驗徹底質疑該時代所慣用的各種宗教概念範疇，以致建構自身宗教語言的體系，成為了持續數世紀之久的任務。〔……〕此處所謂的質疑，並非我們對信仰素材的質問（interrogation），吾人須不斷容讓信仰根基處一種棘手的陌生性，對我們根深蒂固的宗教性發出挑戰；這陌生性是上帝的禮物（given），它對每一世代所發出的問題，基本上都是同一個問題。而歷代基督教偉大聖徒的偉大之處正在於，他們都預備好被那位

於他們信仰核心處的事物所質疑、審斷、剝光、且被留置在無言以對的窘境中。¹⁸

信仰的矛盾、陌性性，指的是我們被信仰的對象「質疑、審斷、剝光、且被留置在無言以對的窘境中」這種經驗，因而成為負傷的。因此，對上帝的認識，乃負傷的知識。這本書的副題有「基督教的靈性操練」(Christian Spirituality)的字樣，那麼「負傷的知識」與「基督教的靈性操練」有什麼關係？簡單地說，靈性操練的目的，在於對上帝的認識，¹⁹那麼靈性的操練必然帶來負傷的知識。對於這種的負傷知識，威廉斯進一步在其第一章第一節「新約基礎」，有所解說：

信徒生命的目的，就是在與上帝的相似 (conformity to God) 當中認識上帝。我們認識上帝，並不是作為一個主體透過概念把捉客體，而是分有上帝之所是——你甚至可以更大膽地說，我們是分有上帝的「經歷」。我們是在十字架的憐憫中、並透過操練十字架的憐憫 (crucifying compassion)，才得以認識上帝；倘若我們在這點上與上帝相似，便可認

識祂。²⁰

這是新約的靈性操練，指向的是耶穌的生命，祂是信徒的榜樣，但耶穌的榜樣是順服的生命，有份耶穌的生命就是有份祂的順服，從而有份那傷害。

威廉斯這樣寫道：

倘若我們相信可以毋須深化自己的傷痛就得著醫治，我們就著實對自己信仰的根基一無所知。耶穌在祂塵世生命的諸般處境中、在祂所面臨的試探與恐懼中——甚至「大聲哀哭，流淚禱告」（來五7）——所表現出來的順服，打開了上帝與世人心房之間那扇長久關閉的門。不過，儘管這扇門此刻已決定性地開啓了，所有人仍必須達成通過此門，方得以擁有個人的復和。²¹

然後，威廉斯就在餘下的篇幅之中，舉出教會歷史之中一連串的神學家，他們都各自以其寫作回應這一靈性操練。在這裡威廉斯不單藉此而深化我們對這種靈性操練的了解，也同時具體展示了他對靈性操練作為負傷的知識的了解。

四、

路克·弗多（Luke F. Fodor）指出，雖然威廉斯的「靈修神學」（spiritual theology）很難只是透過某一本書或某一篇文章就可以把握，但是他的《知識的傷痕》卻肯定是其靈修神學的定然軌跡。²²弗多認為要了解《知識的傷痕》，必須把它置之於威廉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文章〈站在基督所站之地〉（To Stand Where Christ Stands）。²³在這篇文章之中，威廉斯反省基督教傳統中在聖靈裡的生命的意思時，提出「靈性的事業〔……〕，是跟占有某種地方，以某種方式獲取你之所在與你之所是這一任務，分別不開的。」²⁴對於威廉斯來說，靈修（spirituality）是具體地站在耶穌所站之地：「我們站在耶穌所站之地，正如基督信徒那樣，並且像耶穌那樣祈禱；以及站在上帝這『阿爸父』面前，我們平等地分有耶穌那朝著世界美好與醫治進發的方向」，²⁵「在聖靈裡的生命定然是從自我稱義的困難中釋放出來，因為耶穌的地方是一處聖父已永遠地說『是的』的地方；並且也無須爭取空間，或是利益和特權，因為總是已經賜給了耶穌並通過耶穌賜給我們」。²⁶弗多提醒我們，威廉斯在演繹「站在耶穌所站之地」的意思時，總是指向基督教

傳統之中其他靈修思想家與默想者，〈站在基督所站之地〉如是，《知識的傷痕》如是。²⁷只有這樣，才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；這些靈修思想家與默想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具體地站在耶穌所站之地。

弗多繼而指出，若以基督中心（locus of Christ）為母題，可以梳理出威廉斯靈修神學三種特徵出來：具體的或道成肉身的（embodied or incarnational）、在本性上是公共的與政治的、淨化的與累進的。這三種特徵都源出於基督耶穌的生命，²⁸都是可以在《知識的傷痕》這著作中看到的。首先，神學是具體的或道成肉身的。《知識的傷痕》的書名表達了威廉斯對靈修的了解，是具體的或道成肉身的，因為創傷乃首先見於基督的身體，然後才是那些跟隨祂的要想認識祂的人。²⁹因此，對上帝的認識，只能通過耶穌的傳記方才可以得到，只能通過我們自己的歷史與傳記方才可以辨識。³⁰這樣一來，最終我們只能把自己的個人特殊「傳記」，置於基督的特殊「傳記」之中，由此，理解（*understanding*）不過是站在（*standing*）基督這人之下（*under*）。³¹靈修神學要求的真知識，永遠不僅是智性的，而是結合了熱情與身體的知識。³²

其次，神學在本性上是公共的與政治的。如果靈修是要占有基督所站之地，那麼它必然是政治的，

因為對於威廉斯來說：「那裡有基督，那裡就必定可以找到權力。」³³ 基督的生與死對他的教導與事工的政治性質作出了見證；耶穌以政治異見者而被釘十字架，祂的生命成了榜樣，讓基督徒可以學效，以他們自身的生活面對政權而作出見證。³⁴ 殉道就是典型的占有基督之地，因為這行動公開地傳遞了他對現存人類政權的批判。³⁵ 最後，神學是淨化與累進的。根據威廉斯，在聖靈裡的生命以認識上帝為目的，終點是與上帝認同一致，這之所以可能在於分有上帝自己的經驗，這種分有是通過「操練十字架的憐憫」。³⁶ 這是一種虛己式的丟棄自我（kenotic divestment of the self）的過程。³⁷ 威廉斯這樣寫道：「這種『去——我』的過程（un-selfing）包含了在公共的與社會的世界之中展現與基督的死聯合；把自我（ego）置換成為讓出『地方』給他者，正如上帝曾經在祂的兒子之中賜給『地方』予所有人。」³⁸ 弗多認為這「去——我」的過程是主動的、積極的淨化，而不僅是『肉身』的寬慰與自大，也是對意志、驕傲試探的控制。³⁹ 淨化並非只是清理場地讓成長發生，更是一種渠道，讓屬靈成長自身得以發生。⁴⁰ 正如威廉斯肯定地指出：「〔……〕惟當我們仿效基督而力行釘死自我的事奉，才得以認識上帝。」⁴¹ 只有持續有份上帝的作為，⁴² 我們才可以

真正認識上帝。

循著這最後一點而來的是，弗多解釋了為什麼《知識的傷痕》要以十架約翰結束，這是因為十架約翰拒絕靈修神學的封閉，並且展示了威廉斯所倡議的知識的傷痕。⁴³對於十架約翰來說，尋道者自身愈是被扭曲及塑造，他愈是認識上帝。⁴⁴同樣地，威廉斯把這過程形容為：「知識聯合；知識是有份，在其中認知者被塑造而成所知者的形式」，⁴⁵由此，認識上帝這過程乃是淨化的過程——一個自我運動的過程，總是脫去（stripping）、淨化（simplification）。⁴⁶因為十架約翰注意到靈修可以成為逃離基督的通路。⁴⁷一旦靈修成了例行公事，一切就僵化而遮蔽了基督的臨在，所以，追尋上帝需要恆常的淨化，這是一個持續的心靈黑夜。⁴⁸這是一趟尚未完成的旅程，但是，正如威廉斯在《知識的傷痕》結束時寫道：「我們在火煉中被醫治、得復原——雖然從未能離開那火。如同奧古斯丁所寫，乃是在黑夜裡才得聽聞祂的聲音。」⁴⁹

只是，最後，弗多提醒我們《知識的傷痕》尚未真正終結。黑夜要轉為友誼的語言，而這是威廉斯的另一本著作《大德蘭》（Teresa of Avila）⁵⁰要探討的。⁵¹這涉及屬靈操練、神學知識的群體性。在聖靈裡的生命永遠不是私人的旅程，而是在群體中所活現出來